

粵港應加強全面合作

楊孫西

粵港官員不久前舉行了雙邊合作聯席會議的第14次會談，簽署了5項協議，並預報了一些籌劃中的未來合作項目，包括放寬兩地居民自駕遊等，獲得了不少實際成果。無疑，在「十二五」規劃啟動中，中央出台了「6點36招」，粵港合作的重要性更為凸顯，給粵港雙方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。

推進「十二五」規劃落實

今年是「十二五」規劃的開局之年，中央政府加強粵港的經貿合作，在某個意義上說，也是推進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落實的主要部分。事實上，廣東近年因應地方社會及經濟的具體變化和自然資源條件，進行了主體功能區建設，值得香港商界注意。「十二五」規劃要求加快轉變發展方式，將大力推動服務業發展，預計內地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，將由2010年的43%增至2015年的47%。這一時期廣東將加快企業轉型升級，中央推出兩地合作新宏圖，兩地交往出現了新形勢，令粵港合作的重要性大為提高。

「十二五」規劃賦予粵港合作高度支持，強化雙方合作的優勢。香港擁有一流的基礎設施、便捷的通關制度、優質的物流服務及廣泛國際市場聯繫，上述的優勢再配合珠三角廣闊的經濟腹地和豐富資源，有利粵港共同開拓貿易、航運等商機，繼而拓展更龐大的內地市場。香港奉行自由市場經濟，企業充滿動力，市場觸覺敏銳，可把握「十二五」規劃與粵港合作帶來的高商機。專家認為，粵港應積極配合，為粵港工商界和專業人士拓展內地市場創造有利平台。

兩地交往出現新形勢

廣東與香港山水相連，唇齒相依，粵港合作對促進兩地經濟十分重要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，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，粵港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隨之不斷拓寬加深。粵港經貿合作已成為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，「十二五」規劃、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、《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同發展規劃研究報告》和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》等一系列重要規劃和政策文件，使加強粵港經貿合作成為兩地發展的方向。從社會結構來看，「十二五」規劃提出在未來五年內提高城鎮化同樣帶來強大經濟動力，將可衍生大量的投資機會和消費需求。在服務業合作方面，服務業實施先行先試政策，粵港每年選制訂重點合作和先行先試合作的項目清單，先試項目則已累計逾40項。這些機制保證了合作得到積極推動和循序漸進，可不斷改善和擴充。特別是中央政府提出要在「十二五」規劃內完成兩地的服務貿易自由化，時間可謂異常緊迫，粵港合作的任務更為艱巨，更須加大政策推動力度和協商步伐。

全面合作要落到實處

中央確定以香港為龍頭，建立粵港金融合作區。這個構想是希望結合香港的先進金融業及國際金融經驗，帶動廣東和內地金融提升水平和走向世界。中國可望形成中部以上海為龍頭，南部以香港為龍頭的兩大國內國際金融綜合區，兩者按各自特色形成分工。全國的整體金融實力更強，在應對西方金融經濟危機時更有保障，在參與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時也有更大的話語權。誠然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更鞏固。除了經濟合作外，還有各類行政、社會及民生等方面的廣泛合作。

同時，香港應該更加積極主動，尋求與廣東乃至全國的區域分工與合作。目前，廣東實際上已形成了以廣佛為中心、珠三角為中心的物流、信息和金融服務區域分工體系。在這種互補性分工中，香港優勢明顯，特別是金融服務平台優勢突出，香港應利用金融和商業服務業的專業優勢，發展為廣東乃至國家的服務中心。在兩地合作趨勢日強任務日重下，香港須搞好自身的發展及相關規劃，研究如何配合兩地合作新宏圖和國家的「十二五」規劃，並制訂出有關的措施與落實時間表，才可真正發揮香港的優勢，更好地把握商機。

如做好以上各項工作，將更有力地推動粵港合作。因此，香港特區政府須盡早確定港方參與的戰略定位，據此加大投入，做好相應的具體規劃，否則將坐失良機。

固然，發動暴力襲擊的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一眾暴徒才是始作俑者，必須為此承擔所有刑責，但話說回頭，這班人的行事本質向來是如此，但反對派卻因為政治考慮，也可能是希望看看瘋狗咬人，所以一直姑息養奸，就是因為反對派的縱容，才導致激進派氣焰更加囂張，更不把法律放在眼內。就是因為有吳靄儀、涂謹申為暴力行為塗脂抹粉，才令暴徒愈來愈癲，他們雖然沒有施襲，但也屬於同謀。社會應看清這些反對派的真面目，了解到社會暴力橫行正是多得這些人的縱容。

在日前的遞補機制諮詢論壇上，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等一幫暴徒暴力衝擊會場，梁國雄更與暴徒搗門強闖會場，在大庭廣眾下對保安員「叉頸」、指罵迫打出席市民，狀若瘋狗般在會場大肆破壞掃帚拋物叫囂。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等暴徒公然暴力衝擊諮詢會場，襲擊出席人員，行徑與黑社會「掃場」並無分別，是對本港法治社會的嚴重挑戰，對本港的核心價值嚴重傷害，也是對本港的政制發展的一大諷刺。這些暴力政團瘋狗橫行，開口閉口就是扶助弱勢爭取公義，現在卻公然以力欺人，甚至連長者婦女都不放過，其墮落不堪的面目完全暴露於市民面前。

偏袒暴力 民主黨令人失望

暴徒行為激起眾怒，多個民間團體先後出來譴責惡行，民建聯亦計劃在本月12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，動議譴責示威者暴力行為，並獲多個黨派支持。然而，在事後發急急與惡徒劃清界線的反對派，在對於是否譴責暴行上立即現形，身為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民主黨議員涂謹申，無視主流民意的憤怒，堅持不將是次事件納入下周一特別會議的討論議程中，只聲言願安排另一個特別會議的討論議程，行徑立即引發社會強烈不滿。工聯會議員黃國健一針見血的指出，諮詢會衝擊與特別會議議程並無矛盾，現時社會上有暴力行徑的示威越來越多，特別會議討論的是警隊執法問題，這與示威者的暴力行徑絕對有關係。

涂謹申說譴責動議與委員會無關完全是荒謬的說法，保安事務委員會不討論社會治安問題還討論什麼？難道要討論民主黨總幹事嫖妓與香港治安的關係嗎？涂謹申不如乾脆說不准就不准，還好的如此低智的言論回應。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也不讓涂謹申「專美」，在節目中指，相關暴行是政府的政策「激發民怨及衝擊文化」，更宣稱支持遞補方案的政黨是助紂為虐：「政府一定要跟各方面溝通，如果溝通渠道閉塞，市民好似個煲咁咗囉！」民主黨在這次事件上再次表現出其一貫首鼠兩端立場，先是說不贊成暴力，但當提到要批評譴責時立即多番偏袒維護，轉移視線，民主黨的表現實在令人失望。

事實上，在反對派之中，公民黨早已與「人民力量」、「社民連」等激進派沆瀣一氣，唯一分別是激進派是明目張膽衝擊，而公民黨則是暗地裡利用司法狙擊，但激進立場一致，社會也不預期公民黨會對

惡行多作批評，所以當公民黨副主席吳靄儀說發生這情況完全是政府的錯，社會雖感氣憤，也並不意外。相反民主黨一直自稱溫和理性，對於暴力行為並不認同，並支持收緊議事規則，社會期望民主黨可以在事件上仗義執言，遏止歪風。然而，涂謹申等人不僅未有發一言批評，甚至連民建聯提出動議也要千方百計阻撓，可笑的是涂謹申竟然說動議「超出議程範圍」，試問暴徒公然在諮詢論壇上施襲，威脅市民、官員的安全，也是攸關本港的治安風氣，何以只有批評警方的議題才可以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上討論？相反激進派卻是罵不得？涂謹申如此偏袒縱容暴力，還有什麼資格繼續擔任主席？況且，他本人也是其身不正，「匯標離間」雖然被民主黨不了了之，但他的誠信早已受到質疑，現在他還想「隻手遮天」，等如是將僅有的誠信也一併消耗掉。

縱容暴力 也屬同謀

涂謹申此人立場取向偏向激進反對派，在政界早已人所共知，當年富改一役他一直反對方案；及後甚至打算與鄭家富一同退黨，最後是考慮到自己在九龍西營盤江河日下，疏於地區工作只懂搞政治議題，流失大量基層選票，他知道如果脫黨離去自己不可能繼續連任，才「忍辱」留下，這樣一個投機人物自然難望會中立持平辦事。最令人失望的是，民主黨的立場竟然與涂謹申一樣，劉慧卿還要將責任推在政府身上，說是政府不溝通所致。諮詢大會本來就是讓政府聽取社會意見，怎能說不溝通？但結果怎樣？論壇成為暴徒的「遊樂園」、「競技場」，意見聽不到，只見到暴力襲擊搗亂，這究竟是政府不願諮詢，還是暴徒借諮詢鬧事，這不是很清楚？劉慧卿意圖轉移視線，不是太拙劣了嗎？

固然，冤有頭債有主，發動暴力襲擊的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一眾暴徒才是始作俑者，必須為此承擔所有的刑責，但話說回頭，這班人的行事本質向來是如此，為保護社會的核心價值，法治基石不被衝擊，本港社會理應放下不同政見遏抑歪風。但反對派卻因為政治考慮，也可能是希望看看瘋狗咬人，所以一直姑息養奸，就是因為反對派的縱容，才導致激進派氣焰更加囂張，更不把法律放在眼內。就是因為有吳靄儀、涂謹申為暴力行為塗脂抹粉，才令暴徒愈來愈癲，他們雖然沒有施襲，但也屬於同謀。社會應看清這些反對派的真面目，了解到社會暴力橫行正是多得這些人的縱容。

譴責激進派的「野獸政治」

青鋒

政黨政治有文明政治和「野獸政治」。在民主社會中，凡依法提出政治訴求，為民請命，理性表達，行為文明，是文明政黨和政治；凡為一己一黨之私，違法提出政治訴求，越法抗爭，使用暴力，行為野蠻，是野獸政黨和野蠻政治。以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等激進派為首的暴徒，竄會場、搗論壇、毀公物、捉狗餅、扯頭髮、叉人頸、不講理，就屬「野獸政治」。故孟子曰：「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君子存之，小人失之。」今時今日劃分文明政治和「野獸政治」，提高港人對激進派的識別能力很重要，它能擦亮人的雙眼，識別真偽，自覺為捍衛法治和真正民主權利而鬥爭。

社民連的梁國雄，身為立法議員，行為張狂、獸性，在立法會內，表現為粗口、拍檯、搶稿、奪咪、搶物；在立法會外率領政治流氓衝擊會場，搗亂遞補論壇，戴V煞面具嚇人，批評又頸暴力。這些行為既是流氓，又是野蠻，表現了「野獸政治」的另一面。

獸性政黨政治會使個人野心家、陰謀家竊據權力，玩弄權術，背信棄義，人類歷史表明：違法亂紀的「野獸政治」危害大，概言之：一、政黨政治野獸性，會導致社會族群分裂和鬥爭白熱化，危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，回歸十二年來反對派的所作所為正是如此；二、獸性政黨政治會導人無法不依，社會倒退，是為不擇手段危害大眾權益；三、激進派的「野獸政治」行為，剝奪了他人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，是獨裁封建政治的再現；四、激進派獸性政黨政治可使外族強權乘虛而入，把扶植為傀儡，國土完整和主權淪喪，阿富汗塔利班的獸性政治即為例證。

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說：「要使人類行為服從規則的治理，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必須有規則。」規則就是法律，在香港就是要以法來規範、懲處以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為首的違憲違法的「野獸政治」並予以揭露、譴責和批判，使香港的民主政治回到和平、理性、文明的道路上來。

香港必須制裁暴力行為

李民理

從社會角度或政治角度看，香港的暴力示威愈來愈多，暴力程度也愈來愈嚴重，其嚴重程度甚至到了裝扮成「黑白無常」的示威者，又住保安員條頭，使之透不過氣，幾乎是要「攞你命」的地步。香港是否已成「示威之都」？又是否已成「暴力之都」？此情此景，實在是「香港之恥」！組織、策劃、指揮暴力示威之人，十足是「千古罪人」，是廣大市民眼中、心中的「人民公敵」！

暴力示威，性質惡劣，禍延甚廣，影響社會，教壞細路，應予譴責，須加批判。暴力示威，害處甚多，擇其要者如下：

第一，破壞香港形象。香港是國際都會，是「購物天堂」和「美食天堂」，是「動感之都」。如今成了「暴力之都」。豈不是令香港的形象一落千丈？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暴力示威實在是罪大惡極。

第二，衝擊法治社會。從事實看，那一批「黑白無常」是衝擊遞補機制諮詢大會的會場。但深層次看，這些人（是不是鬼？）衝擊的是法治社會和法治精神。這些人的行為，明顯違法，應予以制裁。

第三，破壞社會秩序。不論何國何地，都有社

會秩序。小孩子由幼兒園開始，就得學習遵守秩序。暴力示威者不作登記，強闖會場，橫衝直撞，亂擲物件，狂叫叫囂，其不守秩序之惡行，那是大大不如小朋友了。

第四，違背理性訴求。香港是自由社會，市民有任何訴求，不管相關訴求合理不合理，都可以表達。但必須記住，一定要理性表達。某人在銀行有存款，但某人能要求半夜十二點去取他/她的存款嗎？不理性，怎麼行？

第五，損害社會和諧。創建和諧社會，絕不容易，要官民共同付出很大的努力。損害社會和諧，那就「易過借火」，一次暴力示威就足夠傷害來之不易的社會和諧了。暴力與和諧，永遠處於對立面。

第六，剝奪他人自由。暴力示威者自身要有絕對自由，言所欲言，為所欲為，於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剝奪他人的自由。這完全不符民主、自由的法則。暴力示威不是正常人的做法，而是暴君或魔鬼的做法。

總而言之，近期多次出現的暴力示威，不尊重甚且是違背香港的核心價值，完全可以形容為「一無是處」。廣大市民毫無疑問都支持警方依法對付這些暴力抗爭的暴徒。

野田能避免短命首相的厄運嗎？

蒯轅元

8月30日，日本眾參兩院的首相選舉，毫無懸念地選出執政黨民主黨新鮮出爐的黨代表野田佳彥為日本第95任首相。這是日本近5年以來的第六位首相，前五位首相都是短命首相，自然其內閣即中央政府，都是黨內閣即短命政府。新任首相及其內閣是否也將如前任一樣，難逃短命的厄運嗎？幾乎可以肯定或從大概率看，野田首相及其內閣也將是短命的。

新首相野田的產生和上任，就命中注定繼承了前兩任短命首相鳩山、菅直人和民主黨派系內鬥和執政無能，以及日本以自民黨為代表的政黨政爭內鬥內亂，走馬燈似的換相的政治基因和敗政遺產。因此，野田首相及後來的首相難逃短命厄運，是日本政治制度使然，也是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歷史使然，更是日本現代金錢政治、選舉政治使然。

難逃短命首相命運

日本民眾、媒體輿論、社會各界，對日本政黨及其派系爭權奪利的惡鬥和頻頻換相十分反感，十分厭煩，甚至深惡痛絕。此次民主黨選舉新黨首，亦是間接選舉新首相，是民主黨派系鬥爭又一次大爆發、大較量。日本媒體對此次民主黨黨首選舉，竭盡挖苦、嘲笑、諷刺之能事，很巧妙地從參選人的姓氏中各取一字組成一個詞「馬鹿野郎」，戲稱此次選舉為「馬鹿野郎」選舉。「馬鹿野郎」中文音譯為「八格牙路」，日文原意為「笨蛋，混蛋」。民主黨的這次「笨蛋選舉」或「混蛋選舉」，產生了出人意料的結果，自稱為「泥鰍」的野田，最終在第二輪投票中作為「黑馬」而勝出。也可以預言，從野田勝出的一刻起，他已開始踏上了艱難曲折的，充滿挑戰和危機的首相政治險途。野田即使擁有三頭六臂，很強的執政能力，但在國內險惡的政治生態環境、異常衰退的經濟環境、怨聲載道的社會環境下，以及在國際經濟、外交困境中，要坐穩和長坐首相交椅是難上加難，更何況野田自身的歷史觀、行政資質和處理危機的能力還受到質疑。因此，野田首相命中注定的短命是不可避免的。

野田首相從前任菅直人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爛攤子，面臨的重而緊迫的問題堆積如山，且都是充滿挑戰和危機的嚴酷問題，幾乎都是兩難的問題。解決這些兩難問題既不能孤注一擲，又不能顧此失彼，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協調平衡，這就注定了野田必然在這些兩難問題上走鋼絲，其風險可想而知，弄不好或一不留神，就會從鋼絲上摔下去。現僅擇其要者略作分析。

黨內外政爭暗潮洶湧

一、野田要維持其首相的大位，就必須首先維持其民主黨黨首的位子。現在，野田黨首面臨黨內嚴重分裂的問題，必須整合統合黨內各派勢力，尤其是暫且略居多數的以野田、前原、菅直人為代表的反小澤的主流派和以小澤、鳩山為代表的非主流派。這次黨首選舉這兩大派系已發生尖銳對立。可以說，野田是作為堅決反小澤派代表而

上台的。野田若要團結小澤派就必須做出妥協，而這勢將得罪反小澤派；若堅持反小澤、去小澤化，又難以團結全黨。這是一個兩難的困境。況且反小澤、扳倒小澤既是困難的，也是有風險的。短命而下的鳩山、菅直人前黨首、前首相，都因得罪小澤化「去小澤化」而陷入黨內政治困境，加速其下台。尤其菅直人差點把小澤派逼急，推上造反之路，如果小澤派造反並同在野黨在國會倒閣，菅直人早就下台了。儘管當時勢態未發展到菅直人倒台、民主黨崩潰的地步，但卻已造成菅直人下台危機。如果不是大地震、大海嘯、核電站事故發生延遲了菅直人下台時間，菅直人早已被小澤派、鳩山派逼宮下台了。由此可見，雖然小澤及小澤派、鳩山派在這次黨首選舉中遭到打擊，但其勢力和實力依然強大，隨時都存在東山再起的可能性。更何況明年九月又是民主黨法定的黨首換屆選舉，這對野田來說可謂前途難卜。

二、野田上台執政，面臨不甘心在野的自民黨的巨大鉗制和威脅。前首相菅直人的失策、失政、失信，導致自民黨重新奪回參議院的控制權，執政的民主黨雖然仍把持眾議院控制權，但這種「扭曲國會」的困境，仍將是野田執政的攔路虎。儘管野田向自民黨拋出了共同組建「大聯合政府」的橄欖枝，但自民黨不買賬，不願當配角給野田抬轎子，而虎視眈眈，覬覦首相大位，伺機奪回，重新執政。可以想見，一方面野田從菅直人手上接過的爛攤子，別說振興，連維持都困難重重；另一方面，又要拚力對付「扭曲國會」的難題，確保不會被自民黨暗算絆倒，是何等的艱困。可以說，野田並無勝券在握，弄不好，風雲突變或馬失前蹄，被拉下馬來的風險實難排除。

振興經濟乏力 易遭民意離棄

三、野田要坐穩相位，必須贏得民心，重振衰敗的日本經濟，重建大災難後的災民家園。這對野田來說又談何容易。這既可能是通向成功之路，也可能是走向失敗的泥潭。而後者的概率更大。的確，面對艱難的財政重建和災後重建，政府既需要加大減赤，又急需巨額資金。其出路唯有開源節流。開源一是增加社會生產從而增加稅收，二是對民眾和企業增稅；節流則主要是節約政府及公共開支。在當今歐美債務危機和日本自身債務危機的嚴峻形勢下，尤其日圓被迫不斷升值的情況下，日本要增加20年來不景氣的社會生產是絕無可能的，唯一可行的增稅和節約政府及公共開支。野田是力主增稅和減赤的。而這兩項政策主張都直接觸動廣大民眾的利益，必然遭到民眾的反對。事實上，菅直人民主黨曾提出把消費稅提高10%的政見，這既違背了民主黨增進民生福利的競選承諾，又損害民眾利益，當即遭到民眾強烈反對。在參議院選舉時，民眾用腳給民主黨投票，導致政治地震，自民黨贏得選舉，重新控制參議院，形成「扭曲國會」。這對民主黨菅直人是嚴重的政治打擊，是慘痛的政治教訓。野田面對不可持續的嚴重財政危機和急需巨額資金的災後重建，似乎又不得不推出增稅減赤的新政。野田是否重蹈菅直人的覆轍，端的看日本廣大民眾的反應和態度了。讓我們拭目以待。

綜上所述，野田作為近五年來第六任首相，不大可能避免短命首相的厄運。對此，日本民眾已給其下了定論。最近的民調顯示，多數選民推斷，新首相野田可能難逃最近五年來「首相執政不滿一年」的宿命怪圈。